



泰戈尔小说

文/泰戈尔 译/白开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小说/[印]泰戈尔著;白开元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006-9700-8

I. ①泰... II. ①泰... ②白... III. ①小说—作品集—印度—现代 IV. ①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5233号

责任编辑 金小凤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门市部 010-57350370
编辑部 010-57350404
印刷 保定市新华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660×970 1/16
印张 13.625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1年1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1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定价 23.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序 言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天才大诗人,印度和孟加拉国人民虔敬地称他为“诗圣”。1913年,他因诗集《吉檀迦利》成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此蜚声世界文坛。除了卷帙浩繁的诗歌,他还创作了大量剧本、散文和一百多篇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大诗人泰戈尔也是一位著名小说家。

泰戈尔的小说,反映了19世纪后叶和20世纪初叶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社会现实。

泰戈尔在《镜花水月》等篇什中,表现了印度人的苦难生活,揭露了殖民统治者的暴行,表达了印度人民对独立自由的向往。在《镜花水月》中,泰戈尔通过卡苏尔拉勒这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和浴血奋战的场面描写,热情歌颂了1857年的士兵大起义,对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广大群众是巨大的精神鼓舞。

自1890—1901年,泰戈尔在孟加拉水乡希拉伊达哈,经管祖传田庄。他在处理繁琐的事务之余,深入社会现实,广泛接触贫苦农民,写了许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佳作。在《疑团消失》中,塑造了克里什纳古帕尔这个典型形象,揭露了老地主狡诈、虚伪的本性。在他儿子毕宾毗哈里身上,则集中反映了土豪劣绅剥削农民的残酷无情。

赞美真善美,鞭答假恶丑,是泰戈尔小说的重要主题。《喀

布尔人》以质朴的语言,通过描写远离祖国在孟加拉做生意的喀布尔小贩胸前揣着印有女儿手印的一张纸,与当地一个小女孩弥妮友好交往,以摆脱思念的煎熬,表现出了感人至深的父女真情,也表达了作者对下层贫苦民众的深切同情和对城市中欺生凌弱的地头蛇的愤慨。

《姐姐》展示了亲情与金钱的激烈较量。莎茜深爱自己的丈夫,以往对丈夫百依百顺。但在她幼小的弟弟的合法权益受到利欲熏心的丈夫侵害时,挺身而出,揭露丈夫的卑鄙行为。她付出的生命代价,揭示了金钱的吃人本质。在拜金主义仍然盛行的今天,这部小说仍具有强烈的震撼作用。

《放假》以沉重的笔触,通过描写乡下穷孩子波迪克离开熟悉的环境,来到陌生的都市,受到城里人的歧视和羞辱,产生低人一等的自卑感,陷入孤苦无助的境地,暴露了城里某些上等人的冷漠和无情,表现了乡下孩子对理解和友情的渴望。波迪克的悲惨结局,是对学生被投入监狱般无爱的学校里,接受死板的考试模式,身心受到伤害的控诉。波迪克在乡下的无拘无束和在城里的落落寡合的鲜明对比,诠释了作者主张让天真活泼的孩子在自然之怀愉快学习、健康成长的教育思想。

《邮政局长》是名篇之一。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在特定环境中,主仆两人的一段心路历程。缺少自理能力的年轻邮政局长来到举目无亲的穷乡僻壤,如同涸辙之鲋,生活上完全信赖已到待嫁年龄的孤女罗德娜。在相处的日子里,尤其在邮政局长生病期间,罗德娜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两人的感情发生了微妙变化。然而,邮政局长和她闲聊,教她识字,不过是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临走之际,交待后任关照她,把大部分薪水留给她,不过是出于怜悯而已。而日常侍候、照料病人和倾心交谈唤醒了罗德娜心中对亲情的渴求,她请邮政局长带她走,作出与他终生相伴的暗示。邮政局长一句话“那怎么行”让她从美梦中苏醒。这充分说明贫苦女性改变命运,争取美好人生归宿是

何等艰难。邮政局长的感叹“这世界上,谁是谁什么人呀”,表明人的情感难以逾越家世地位种姓造成的无形社会障碍。

泰戈尔约有五分之一的短篇小说是以爱情为题材。

在印度近代史上,封建礼教极其残酷,童婚制、妆奁制、寡妇不得再嫁、贞女焚身殉夫等陋习,不知毁灭了多少青年的纯洁爱情,吞噬了多少痴男情女的宝贵生命。

在印度社会,嫁妆是新娘身价的标志。陪嫁丰厚,女孩到了婆家,腰杆子就硬。反之,在婆家只能低声下气,唯唯诺诺,甚至被虐待至死,这在《海蒙蒂》中得到生动的反映。海蒙蒂带着“一万五千卢比现金和价值五千卢比的首饰”出嫁,在婆家不用做任何家务活儿。可婆家后来得知陪嫁是她父亲跟人借的,她马上受到刁难和歧视。受过高等教育、爱她的丈夫,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抑郁成疾,走向死亡。目前,类似于海蒙蒂的女孩成为妆奁的牺牲品的消息,常见诸报端,这说明《海蒙蒂》这篇小说仍不乏现实意义。

夫妻双方一方得了重症,或者身残,另一方的态度,是夫妻关系的基石是否坚固的试金石。现实生活中,抛弃对方者有之,时间一长厌烦对方者有之,可坚贞不渝、相濡以沫者也有之。《奉献明眸》这篇小说,生动地表现了妻子失明之后引起的夫妻双方复杂的情感变化。古姆的丈夫因治瞎了妻子的眼睛,内心万分愧疚,发誓说他若再娶“就是残杀父亲或婆罗门的十恶不赦的罪人”,可随着生活渐渐富裕,便有了再娶的念头。古姆态度恰恰相反。她痛感自己不能再侍候丈夫,劝其再娶一个女人。之后,她在黑暗中重新学会了做家务,觉得自己能一如既往地照顾丈夫时,便坚决反对他再婚。这篇小说的喜剧性的结局,出人意料地表现丈夫的良心发现,传达了作者在对待患病的配偶方面所提倡的人道主义精神。

《妻子的信》通过心地善良的女主人公穆丽娜尔千方百计救助孤女苹笃,最终也未能帮她嫁给疯子,未能摆脱悲惨命

运的描述,揭露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穆丽娜尔在她的信中愤怒地控诉:“多么卑劣,所有一成不变的法规、一成不变的习俗、一成不变的说教和一成不变的压制!”穆丽娜尔见证了苹笃的悲惨人生,在信中写道:“我了解了你们家里女人的地位和境况,我不会回到马康帕拉尔巷二十七号你们家里!”坚定地表示了远离那个让人窒息的旧式家庭,走向光明的决心。穆丽娜尔是与旧时代彻底决裂,最先觉悟的新式女性的鲜明形象。

《塔利雅》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小说。阿拉坎国王要求投靠他的国王苏查把三个公主嫁给自己的三个儿子,遭到拒绝,恼羞成怒,设计把他害死。小公主阿米娜由好心的渔夫救起,收养。在远离世俗尘嚣的僻远乡村,阿米娜与塔利雅相爱。直到她被送到京城,洞房花烛之夜,才知道塔利雅是乔装打扮的阿拉坎国王的王子。离奇的情节,以及阿米娜对幽静安宁的渔村生活的眷恋和对血腥残杀的厌恶,寄托了作者期望年轻人以纯真的爱情化解老一代人的仇恨,世代友好相处的美好理想。

《两姐妹》是一部别具一格的中篇小说,先在《缤纷》月刊上连载,1932年出版单行本。

《两姐妹》中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两位女性。在正统的孟加拉家庭中,“女子无才便是德”。小说中称她们是朝夕侍奉丈夫的母亲型女人。泰戈尔在一封信中诙谐地说,男人娶妻,是替母亲招一名“女研究生”,学习操持家务,当贤妻良母。莎尔米腊就是这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女人。她照顾丈夫无微不至,无可挑剔。她以愉悦丈夫为己任,在她病重时,为了消除丈夫的愁苦,竟劝亲妹妹当丈夫的二房。她身上残剩着对丈夫逆来顺受、甘当丈夫附庸的旧式女性的特征,说明当时砸碎封建思想桎梏是何等困难!

乌尔弥是小说中被称为情人型的女人。她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憧憬平等基础上的真正爱情,现实中却一再遭到挫折。未

婚夫尼拉德逼她天天死啃书本,不许她参与社会交往,处心积虑地要把她塑造成对丈夫唯命是从的妻子,引起她的反感、抵触,两人分手势在必行。她与姐夫萨桑格趣味相投,可萨桑格只把她当做情人,实际上不可能抛弃发妻与她结合。莎尔米腊要她屈辱地当下等贞女的一番话,使她幡然苏醒,毅然出走,表现出新一代女性自尊自爱的可贵精神。

纵观这部小说,可以看出,作者对置道德于脑后的情感放纵持否定态度,主张明智地跃出危险的感情漩涡,这样才不至于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伤害。上苍安排的命运,有时不尽合理,但修正要采取高尚手段,否则将陷入无穷痛苦。作者通过个性鲜明的四个人物所表明对家庭和婚姻的看法,给人以深刻启示。

泰戈尔不回避社会矛盾,他认为私欲泛滥是灾难的根源之一,他强调社会和谐需要自我克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理解。这当然也包括爱情领域。

作为诗人,泰戈尔把诗歌艺术运用于小说的创作,形成他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色。

泰戈尔常常以寥寥数笔,勾勒出情景交融的画面,烘托人物心理活动。赋予事物以情思的拟人手法,在泰戈尔小说中也广为运用。

例如《奉献明眸》中说:“我的眼睛正常的时候,加尔各答这座城市,站在我的四周,割断了我对所有往事的回忆。”加尔各答被描写成了凶恶的卫兵,日夜看守着仿佛是囚徒的女主人公古姆,形象地展示了远离故乡的古姆的凄凉心境。

《两姐妹》中作者笔下的“生日庆典,只得匍匐在地,向萨桑格繁忙的生意俯首称臣”!以丰富的想象力,把“生日庆典”描绘成跪在“生意”前的臣子。在这样的场景中,萨桑格在家里专横跋扈、颐指气使,和莎尔米腊在丈夫面前低三下四、唯唯诺诺的神情,惟妙惟肖,跃然纸上。

又如《塔利雅》的结尾处写道：“匕首也从刀鞘露出一点儿脸，目睹这精彩的一幕，闪闪发光地笑了。”锋利的匕首被赋予人性，露出甜美的微笑，从而把小说的题旨——化干戈为玉帛，表现得生动真切。

本书是从孟加拉语《泰戈尔全集》选译的。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有关孟加拉人习俗方面的问题，曾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孟加拉语部专家穆赫乌汀·塔哈尔(Mohiuddin Taher)先生请教，每次他都耐心地讲解，在此谨向他表示由衷的谢意。

白开元

2010年8月

目 录

序 言	1
喀 布 尔 人	1
放 假	11
遗 留 财 产	18
邮 政 局 长	29
姐 姐	35
活人还是死人	46
疑 团 消 失	59
镜 花 水 月	67
塔 利 雅	82
妻 子 的 信	92
海 蒙 蒂	108
奉 献 明 眸	123
两 姐 妹	146

喀布尔人

我五岁的小女儿弥妮整天嘟嘟囔囔。她来到这人世，学会语言，只花了一年时间，之后，只要醒着，就不会默默地待一会儿。她妈妈经常训斥她，让她闭嘴。但我跟她妈不一样。看到她一反常态的一声不吭，过了片刻我就受不了。所以，我和她的交谈，总是非常愉快的。

一天上午，我动手写一篇小说的第十七章，弥妮一进屋就打开话匣子：“爸爸，看门的拉穆德亚尔把‘乌鸦’说成‘老鸦’，他啥也不懂，是不是？”

我刚要为她解释，这世界上语言是丰富多彩的，她已换了一个话题：“爸爸，你听听，布拉说大象的长鼻子朝天上一喷水，天就下雨。天哪，布拉净胡说八道！他只知道唠叨，白天黑夜不住地唠叨。”

她不等我就此事发表不同看法，忽又问我：“爸爸，妈妈是你的什么人呀？”

我在心里同她开玩笑：她是我小姨子，嘴上却说：“你去跟布拉玩吧，我现在要做事儿了。”

可她在书桌旁我的脚边坐下，两只手拍着两个膝盖，快速地叫喊“阿格杜姆——巴格杜姆”，自个儿玩了起来。而我小说的第十七章正写到黑夜里主人公波罗达卜·辛格带着女主人公康赞玛拉从监狱很高的窗户，扑通一声跳到下面的河里。

我的书房就在路边。弥妮突然结束游戏，不再说“阿格杜

姆——巴格杜姆”，跑到窗口，大声叫道：“喀布尔人，喀布尔人！”

一个身材高大的喀布尔人，身穿宽大的脏袍，头缠头巾，背着褡裢，手捧着两三盒葡萄，缓慢地在路上走着——见了她，我的宝贝女儿有了什么想法，不得而知，可她开始气喘吁吁地对他大叫大喊。我暗自叫苦，那褡裢里的“大麻烦”跟着过来，我小说的第十七章就写不完喽。

听见弥妮的叫声，那个喀布尔人笑着转过头，朝我们家走来，可弥妮却气喘吁吁一溜烟儿跑进了里屋，不见了踪影。也许她在心里胡思乱想：搜查他那只褡裢，可以找到两三个像她一样活蹦乱跳的小孩吧。

喀布尔人走过来站在屋外，含笑向我问候。我心里想，尽管波罗达卜·辛格和康赞玛拉处境十分危险，不把他叫进来多少买一些他的东西，面子上只怕过不去。

东西买了一些，接着跟他闲聊了片时。我们从阿卜杜勒·拉赫曼、俄国人、英国人一直谈到阿富汗的边境保卫政策。

末了起身要走的时候，他问我：“先生，您的宝贝闺女哪儿去了？”

为了消除弥妮无端的恐惧，我把她从里屋叫了出来。她挨着我的身子，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喀布尔人的脸和他的褡裢。他从褡裢里取出一些葡萄干、杏干，递给她，她死活不接，加倍疑心地紧靠着我的膝盖。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要出门办一件急事，看见我女儿坐在门口一张凳子上嘀嘀咕咕地说话，喀布尔人坐在她脚前，面带微笑倾听着，时而用不流利的孟加拉语磕磕巴巴发表自己的看法。除了父亲，弥妮在五年的人生经历中，还没有遇到第二个像他这样耐心的听众。我看见她的小衣兜里装满了花生和葡萄干。我对喀布尔人说：“干吗给她这些东西？今后千万别给她。”

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半卢比的硬币，递给他。他坦然收下硬币，放进褡裢。

我办完事回家发觉，这半块钱引发了一场家庭纠纷。

弥妮的妈妈拿着银白发亮的圆硬币，用责备的语气问弥妮：“这硬币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喀布尔人给的。”弥妮回答。

妈妈追问：“你干吗跟他要硬币？”

“我没有要，是他给的。”弥妮快要哭了。

我赶紧上前，把弥妮从眼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带到户外。

事后听说，这不是弥妮和喀布尔人的第二次见面。最近他几乎每天都来，用花生米等干果“行贿”，吸引着弥妮稚嫩的贪婪的心。

我发现这两个朋友之间重复着几段固定的对话和玩笑。比如，我女儿一见拉赫莫德，就笑嘻嘻地问道：“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你那只褡裢里有什么？”

拉赫莫德故意加重鼻音，笑着回答：“一只大象。”

换句话说，褡裢里有一只大象是他们玩笑的缘由，当然算不上上等缘由，但这样的玩笑，让两个人都很开心。在秋天的早晨，听到一个成人和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质朴的笑声，我心里也很舒畅。

两人还有一段常说的话。拉赫莫德问弥妮：“小姑娘，你啥时候到你婆婆家去？”

孟加拉姑娘一辈子熟悉“婆婆家”这个单词，不过在我们受新思想影响的家庭中，一般不让小女孩过早就懂“婆婆家”的含义，所以弥妮还不明白拉赫莫德这个问题的意思，但不回话、不做声，是违背她的天性的，于是她反问道：“你怎么不去你婆婆家？”

拉赫莫德挥舞着大拳头，对想象中的婆婆吼道：“我要揍我的婆婆。”

弥妮一面听一面想象着一个名为婆婆的陌生生灵的窘态，不禁咯咯地笑了起来。

转眼间又到了天高云淡的秋天。古代的帝王在这个季节通常率兵外出征战。除了加尔各答，我从不到外地去，然而，我的心却在世界各地游逛。我仿佛永远是书斋角落里的居民，可我的心时时向往外面的世界。听到一个外国名字，我的神思就往那儿飞去。看见一个外国人，我的心中就浮现河流、大山和森林里的一间茅屋，想象中呈现充满欢声笑语的自由生活。

我生来有植物般待在一处的懒惰习性，离开我的屋隅，到外地游玩，对我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所以上午坐在我小屋书桌前，和喀布尔人闲聊，从某个角度说就算是我的旅游了。喀布尔人操着生硬的孟加拉语，用云吼般厚重的声音，为我讲述他家乡的故事，我的眼前便浮现这样的画面：两边是夕阳染红的崎岖高山，中间一条狭窄的沙石之路上，行进着驮着货物的一队骆驼，头上缠头巾的商人和行人中，有的徒步，有的骑骆驼，有的手持长矛，有的握着老式火药枪。

弥妮的妈妈是个极其胆小怕事的女人，在路上听到什么响动，就觉得人间所有的酒鬼心怀鬼胎朝我们家冲过来了。这世界上到处是小偷、强盗、酒鬼、毒蛇、猛虎、疟疾、虫豸、蟑螂和白人士兵。这么多年（日子当然也不是太长）住在人间，那恐怖情景至今未从她的脑海消失。

她对喀布尔人拉赫莫德一向不完全放心，一再提醒我对他应提高警惕。我笑着安慰她，力图打消她的疑虑，她却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以前，难道没有一家的孩子被人拐走？喀布尔那地方，难道不经常贩卖奴隶？一个粗壮高大的喀布尔人，拐走一个小孩，难道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

我不得不承认，这些事情并非不可能发生，但总觉得不太可信。当然，每个人对别人的信任程度是不一样的，因而，我妻

子心中的恐惧照样存在着。但我不能仅仅因为她疑神疑鬼,就无缘无故地不让拉赫莫德跨进我家门槛。

每年的玛克月^①中旬,拉赫莫德回国省亲。动身前一段日子,他特别忙,挨家挨户收欠款,但每天仍抽出时间来看弥妮。老实说,我看到两人见面的情景,心里就觉得他们之间有秘密约定。我发现,哪天上午他来不了,傍晚必定来。在幽暗的房间里,看到身穿宽大衣服、背着褡裢的高大的喀布尔人,说心里话,我心里是有点儿不踏实的。但每当看见弥妮喊着“喀布尔人,喀布尔人”,笑着跑过来,两个年龄相差悬殊的朋友之间,又重复质朴的陈旧玩笑时,我心里又释然了。

一天早晨,我坐在小屋里修改清样。拉赫莫德要来告别前的这两天,天气特冷,寒风刺骨,四周不少人冻得瑟瑟发抖。阳光透过窗户,落到桌下我的脚上,感到暖融融的。约莫八点左右,头上缠着围巾晨练的人结束快步行走,大都回家了。这时,街上忽然响起一阵喧哗声。

我朝窗外一看,只见两个警察带着五花大绑的拉赫莫德走了过来。他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拉赫莫德的衣服上血迹斑斑,一个警察手握着一把带血的匕首。我慌忙出门,叫住警察,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听警察和拉赫莫德简单讲了事情的经过,我才知道,我们的一位邻居买了罗姆普尔产的一条披肩,欠了拉赫莫德的钱,可他赖账,不肯还钱,两人发生口角,拉赫莫德一怒之下捅了他一刀。

拉赫莫德用难听的话大骂那个赖账的邻居时,弥妮一面喊着“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一面从里屋跑了出来。

拉赫莫德脸上顿时露出惊喜的笑容。他肩上没有了那条褡

① 印历10月,公历1—2月。

链,所以平时围绕褡链的那段对话,没有重复。弥妮问他:“你这是要去你婆婆家?”

拉赫莫德笑着说:“对,我要去那儿。”

发觉他的回答未能引发弥妮的笑声,拉赫莫德举起铐着的双手,说:“本来想揍我婆婆的,可怎么揍?手被铐着哩。”

拉赫莫德被指控犯有严重伤害罪,判处几年徒刑。

他渐渐被我们遗忘了。我们坐在家里,像往常一样在琐事中消度一天又一天,一次也没有想过一个原本自由的山民在监狱里是如何度日如年的。

作为弥妮的父亲,我不得不承认,天性活泼的弥妮的所作所为也是令人愧疚的。她心安理得地忘了老朋友,先是结交一位马夫,之后随着年龄增大,不再和男性交往,只和一个个女孩子玩耍。如今甚至在她父亲的书房里也见不到她的身影了。我和她之间产生了隔阂。

一晃几年过去了。又一个阳光明媚的秋天来临了。女儿弥妮的婚事已经确定,婚礼在杜尔迦大祭节期间举行,和杜尔迦女神返回盖拉莎圣山那样,弥妮将前往她的丈夫家,使平日充满欢乐的娘家坠入漫漫黑暗之中。

异常绚丽的黎明在天边扩展。雨季过后,这秋天新浣的阳光仿佛镀上了熔化的纯金的颜色。在加尔各答胡同里鳞次栉比的灰褐旧砖房上,秋阳也抹上了奇妙的柔和色彩。

今天天刚破晓,我家里就吹响唢呐。笛手吹出的笛声,仿佛是我胸腔的骨头里传出的哭泣。悲凉的维伊罗毗曲调,把将要萌生的离愁别绪融入秋天的阳光,扩向整个世界。今天我的弥妮要出嫁了。

一大早,我家里就人来人往,十分忙乱。院子里用竹子搭了喜棚,屋里和走廊里,响起用锤子钉彩灯的咚咚声,叫嚷声不绝于耳。

我在书房里查看账目时，拉赫莫德出人意料地走了进来，向我施礼。

起初我没有认出他。他的褙褙没有了，长发^①没有了，全身也没有了往日的健壮。后来看到他微笑，我才认出了他。

我说：“唷，拉赫莫德，哪天来的？”

“昨天傍晚我刑满出狱。”拉赫莫德说。

听了这话感到有些刺耳。以前我从未见过凶手，见了他，我的心好像缩紧了。今天这个大喜日子，我心里巴不得他赶快离开才好。

“今天我家里有事，”我不客气地说，“我很忙，你走吧！”

他听了立即往外走，到了门口，有些犹豫地问：“我可以和你女儿见一面吗？”

也许他心里相信，弥妮还是以前的老样子，还认为弥妮会像以前那样喊着“喀布尔人，喀布尔人”跑过来，他们还能和以前那样，怀着好奇心嬉笑着进行交谈。甚至想起以前的友谊，他还带来了跟哪位本国朋友要的一盒葡萄和一小纸包干果——他自己的那条褙褙早没有了。

“今天我家里确实有事。”我说，“你见不到其他人的。”

他有些难过。默默地站着，目光呆凝地看着我的脸，说了声“先生再见”，走到了门外。

我心里不知怎的有点儿酸楚，正想把他叫回来，却看见他自己走回来了。

他走到我跟前说：“这葡萄和一些干果是给你闺女的，请转交给她。”

我收下正要付钱，他猛地摁着我的手说：“你很仁慈，我一辈子会记住的，千万别给我钱。先生，你有一个宝贝闺女，我老家也有一个。每回想起她的脸，我就给你闺女送些干果来，我不

① 阿富汗人一般蓄留长发，拉赫莫德因服役长发被剃掉了。